

晉

書

五



志第九

晉書十九

禮上

禮上

撰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
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焉
國焉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
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
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
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
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
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
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无明后道墮不
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
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
中興永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焉

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礼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
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礼十七篇
之孝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
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
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
摺紳焉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
州共二礼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紉素武皇帝亦初平
寇乱意先儀範其吉礼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礼也則深衣布
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
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權
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
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礼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
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
臣道專行記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顗

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乃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礼吉凶賓軍嘉而吉礼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李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乱舊章於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覲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礼參考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礼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礼其制少亦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没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礼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礼易惑不可不

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云七月王云云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寄育乃為之服无服之殤鄭云子生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其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蓋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顓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无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顯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方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

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以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北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彼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

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子
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
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神位晉景宣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
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
為求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久難企
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
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
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
祀宣皇帝以配太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月有司又
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三至之
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
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進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道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主太一天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司
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
佐沂山嶽岱山霍山巖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
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開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三至之禮
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
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立憲章
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
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
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
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

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為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駟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二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以

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三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按此詔帝復為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執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北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從始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揚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脩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卽以令置按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二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今至於服黃之時獨

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
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
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太暑令
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傳成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
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弈兼
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云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
臣等叅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今在春
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取後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
重今服章多闕如此熱隆赫呂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
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
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叅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礼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

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付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咨漢儀元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蠡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灌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籍之義然貢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内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大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蚕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蚕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粢草定其儀先蚕壇高二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

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蚕母蚕將生擇昌皇后
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車直駕六魏馬女尚
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
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衣各載筐鉤從蚕
先桑二日蚕宮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太牢告
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
壇公主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蚕母還蚕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
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綰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
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
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
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采

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是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无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一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